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翰苑集卷十一

唐 陸贄 撰

奏草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内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冦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

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奬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

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茍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藴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

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畧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黙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

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内蓄危疑蒼黄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顧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懐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虚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禀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

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濮晳肉揰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

足兵不多此徵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禦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

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孼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

于兹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兹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

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内為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冦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誡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

以變溷不如澄其源而溷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
絶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
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
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修
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
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
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
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

宜備之以嚴令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悦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畧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悦誘陷遂為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内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洺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

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刼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

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遠發禁軍以為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睿㫖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

罷闕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艽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殭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鋭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

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徃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寳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寳臣皆蓄鋭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寳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忠孝日知秉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

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從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

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歴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兹昬迷整旅奮伐海内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

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令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

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

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殭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冦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

冦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

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

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

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宫廟無賈此又非常

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

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

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

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

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陜郊懲乂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蠚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

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茍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

未甚廣於事為不擾於人為不勞曽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毋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

繼之宗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擕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効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未藉口

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闕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

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闗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内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闗中者與籍於營衞不殊車乗之在闗中者與

列於廢牧不殊財用之在闕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悦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黠名節將子弟

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䘏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揺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

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翰苑集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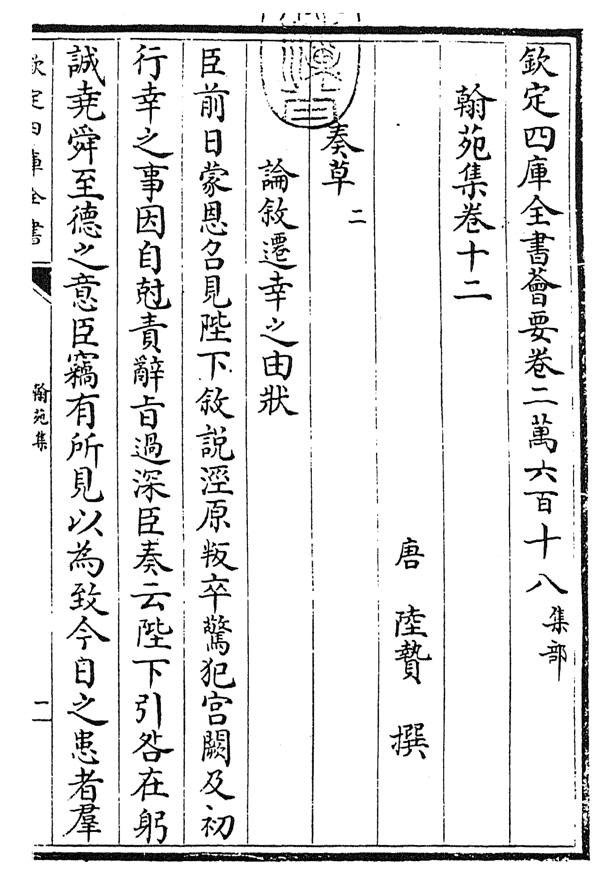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鄧肇槐
謄錄監生臣程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翰苑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十八 集部

翰苑集卷十二

唐 陸贄 撰

奏草 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

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説苟寛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

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

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廵警二者或
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
東征邊備空虚親軍寡弱尋又捜閲私牧以取馬簿責
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謂將家
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
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
裝有破産以營卒乗道路悽惘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
不觧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

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
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
朝野囂然而京邑關譏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
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
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
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
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
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

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
草之禦環衞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
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
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衞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
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
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
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
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

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名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

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

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敉愼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

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導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埽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録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

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辟小而闢丕圖況陛下禀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茍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萑蒲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荅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

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

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
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況乎當變故動揺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
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
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
不易者葢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
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
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

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룧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

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閼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𠷓𠷓騰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

懲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為此凛凛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温顔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

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

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逞謹奏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宂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

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追兹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血誠敢顧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葢犬馬感恩思效之心惓惓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

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别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嵗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悦而奉上矣豈

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

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敘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

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尅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包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魯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則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衆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

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彖行明若觀火此歴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効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

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懲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名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襃錫

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率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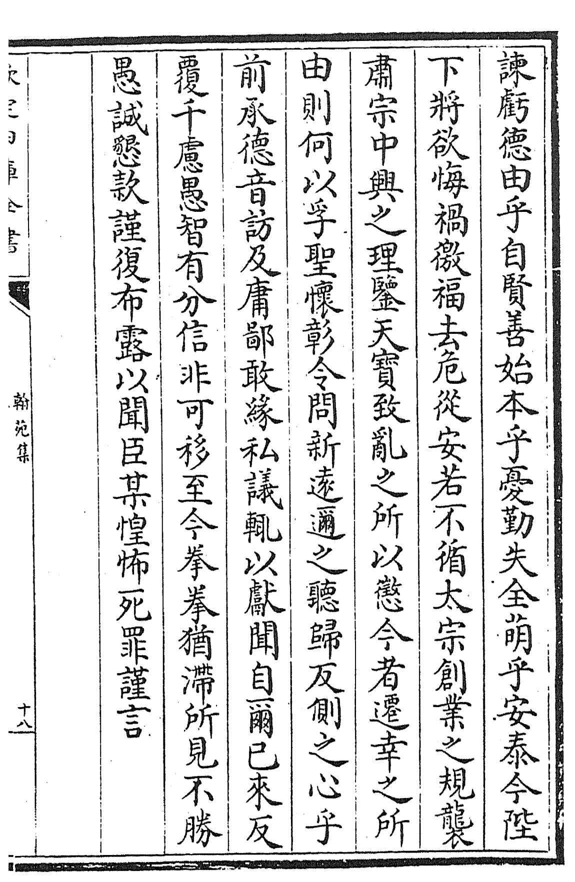
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託神龍景雲之間皆變倖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

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謡禍機熾然談談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

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冦之由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腧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寛大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黙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

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牢籠
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
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
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
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
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
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
臣踢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

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



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翰苑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十九 集部

翰苑集卷十三

唐 陸贄 撰

奏草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

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令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秖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

俯矜狂愚仍賜奬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奬直以矜愚各録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遠慮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

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兹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

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

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

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

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

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葢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

掩蓋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

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

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絶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

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

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

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

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覿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

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逄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絶者

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
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
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
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
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
可以一詶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
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

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秪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聰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

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顔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况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

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

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効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奬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虚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

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姸蚩而姸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顔讜直者奬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安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奬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

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巳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奬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訐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

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徳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

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撥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縁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恩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

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稽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為允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兾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

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

於義暐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
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
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
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
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
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
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
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

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内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於負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玆義而已矣陛下何惚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册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微

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

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録奏來者臣謹如

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

於乎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
陛下嗣承大寳志壹中區竆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諵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宫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

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兹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

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慮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

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翰苑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二十 集部

翰苑集卷十四

唐 陸贄 撰

奏草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兾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録進來兾寧又向臣説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塡委欲與改轉以奬勤勞者承命竦恧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

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討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

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録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别以儆不從則望先録大勞次徧羣

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覥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

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

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内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内不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

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謡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畀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

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謡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茍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

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兹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兹二庫珍幣所歸不領

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

功坦然布懐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
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
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
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
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
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

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

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巽寧奉宣聖旨縁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

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

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

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

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悦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

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

臣其時寄任常州首尾二年閲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聨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

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絶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

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諝曾任金吾將軍　孫成曾任京兆少尹　周皓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冑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殷亮李舟已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

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

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内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録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録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絶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秉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兹事情

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
感若不別務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
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
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
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强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
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
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

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

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縁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懐光詭對且無阻絶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懐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淩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

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
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
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懐光意
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
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
適當離者合之則名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
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
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

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懐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飬癰而

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勲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縁路

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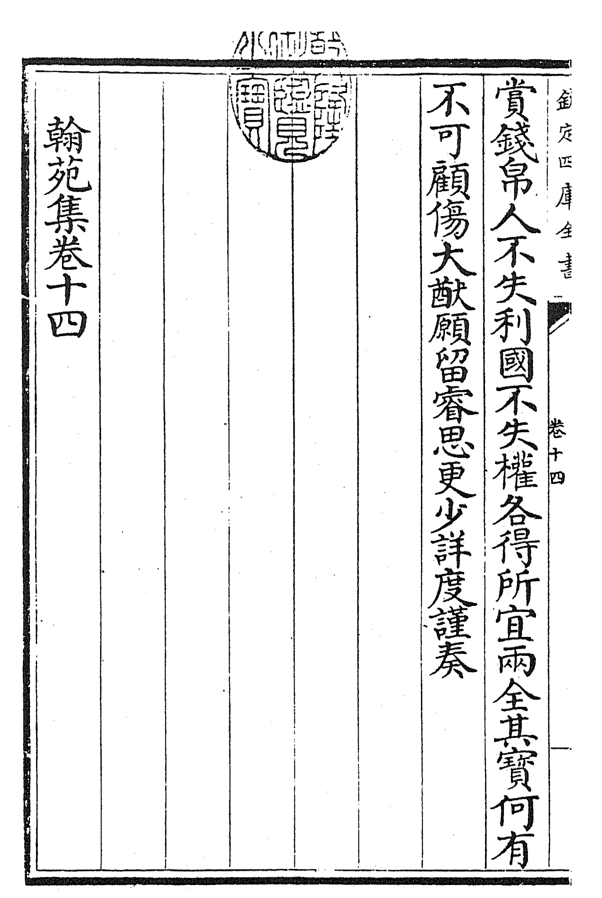
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
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
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
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
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
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猶
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兹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
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

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禄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禄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

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



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翰苑集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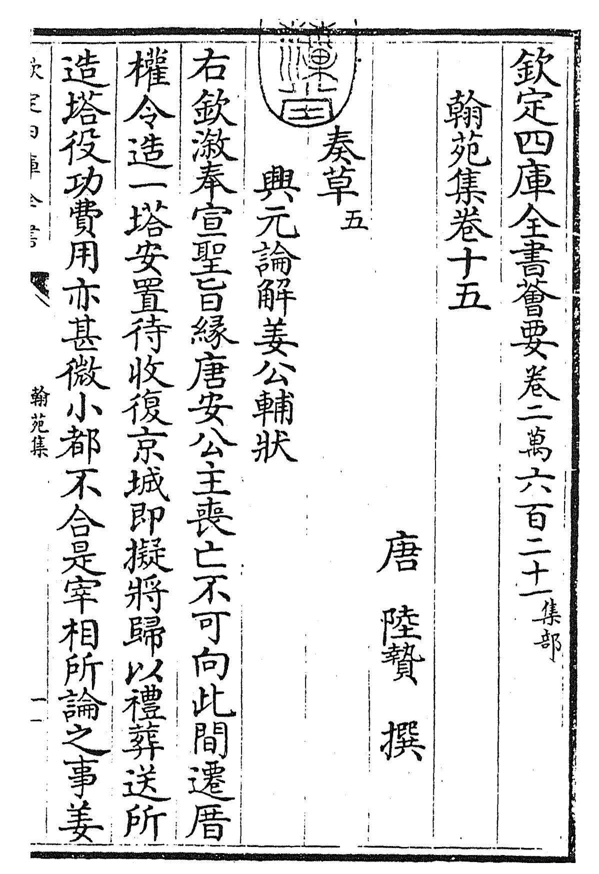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程澍
謄録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翰苑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翰苑集卷十五

唐 陸贄 撰

奏草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縁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

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須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奬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頼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

者誰能犯顔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賤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末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

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

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録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芻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芻菲豈

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

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

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葢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幺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

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於尊榮愛則懼
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
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
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
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
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
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

以顧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黙

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

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懐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因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秖縁如此卿令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懐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憒眛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録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禀天縱之才

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

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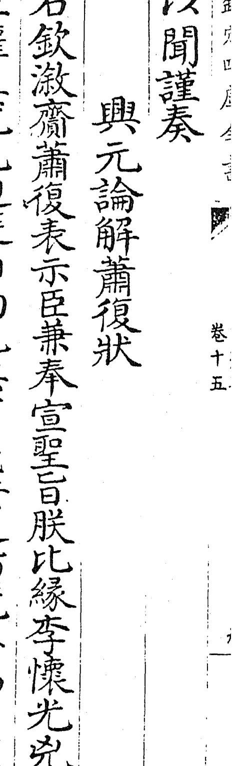
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咈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須在鳳翔所管或

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鄜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絶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勲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絶有過人但

緣羇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



以聞謹奏

與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漵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與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

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巳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鑾輿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

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温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别意終是不識事宜令廵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

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
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須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
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
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顒顒日望上
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
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
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
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

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
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
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畢官從山北來皆稱自
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
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
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

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葢尊領其要畧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綜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葢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

下以尊而降代畀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

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寛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悦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

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
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
友勤儉行髙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
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
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
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
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
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

變起于内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
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啟睿
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
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
令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
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
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
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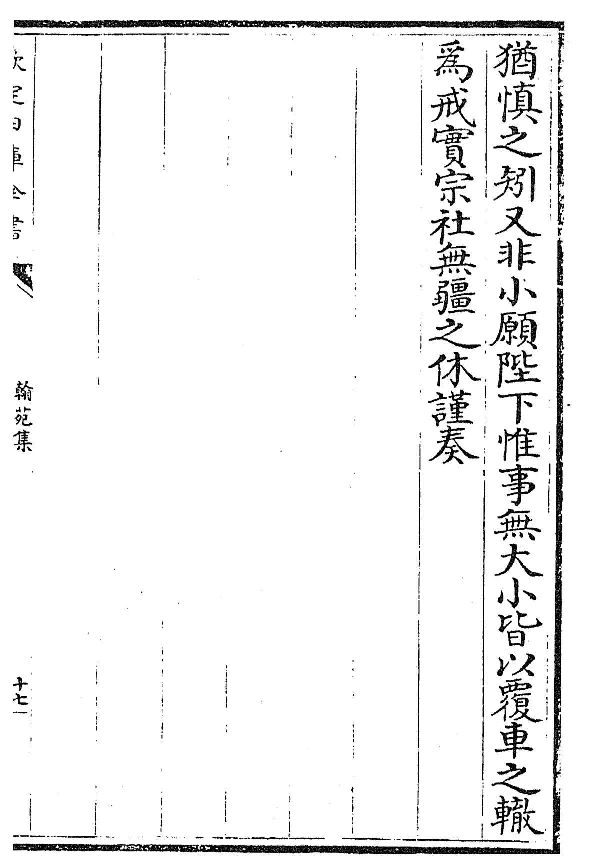
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奬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録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内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懐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覘輸誠者謂其遊説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

兇黨强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
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
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
覊縶於圈閑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
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歴年歲想其痛
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絶矣徇義之心
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
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

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宫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兹日豈可復使

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氿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猰㺄迭居闕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仗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黿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

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
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
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録用就其常分各
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
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
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
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
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



猶愼之剡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翰苑集卷十五